



【文化观澜】

翰墨风范

——评王凤胜的书法艺术



▲王凤胜书法作品

□潘鲁生

王羲之云：“夫书者，玄妙之伎也，若非通人志士，学无及之。”王凤胜先生，年轻时修习文学，为政后长期主管一方文艺事业，曾担任山东省文联主席，读书广博，阅历丰富。其书艺专攻隶、草，善枯笔，素朴浑厚，气势恢宏，有若包蕴万象。

凤胜先生是河南邓州人，后求学、工作于山东，出身行伍，他身上既有河南人的坚韧勤恳，又浸染了齐鲁大地的浑厚质朴之风，待人谦和坦诚，工作中能够尊贤爱能，深受年轻后学的爱戴。大学期间，王凤胜曾经亲炙古文字学家蒋维崧先生教诲，蒋老亲笔为其批改书法练习册，称赞其书法，“路子正，肯下功夫，有才华”。从事文艺事业管理工作之后，深入钻研业务，在文艺理论研究方面，完成了《周恩来文艺思想新论》《新时期文艺散论》等著述。繁忙的工作之余，凤胜先生读书、临帖、创作，墨池深耕，勤恳钻研书法艺术理论与创作，以此涵养心性。在临仿中，凤胜先生“以神取为上”，平素里遇到中意的作品，总会以指代笔，在意念中心摹手追。

凤胜先生的书艺具有浓郁的书卷气息。他的隶书宗法高古，结构布局章法严谨，骨力强健，宽厚质朴，率真自然；草书以明清祝允明、王铎、傅山等名家书艺为依托，回旋进退，枯笔连绵，潇洒飘逸，内蕴超然之气。作品可谓得于心，悟于象，笔意奔放，臻于妙境。欧阳中石先生称赞其书艺“真情如注”，这是对其翰墨风格的高度评价。

凤胜先生所书写的文辞章句或来自于诗词典籍，或来自于戏曲歌

词，或来自于人生格言，皆为经典语录，蕴含着中国人世事练达、修身养性的大智慧、大情怀。隶书《易经》条屏“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；地势坤，君子以厚德载物”，以浓墨枯笔书写，笔力刚劲，如钢枝铁划，清隽舒展。隶书《观沧海》条屏“登临碣石，以观沧海”，字如蚕头燕尾、一波三折，章法严谨，铺陈出三国政治家曹操一代英雄的豪迈之气。草书汉高祖刘邦《大风歌》，“大风起兮”，浓墨起笔，急速回还，飞白为主的线质有如狂风劲舞，豪气干云。草书《清平乐·六盘山》，“今日长缨在手，何时缚住苍龙”，体态连绵奔放，率意而为，书写了一代伟人毛泽东的理想抱负。

画境与禅意是凤胜先生的书艺着意追求的精神品质。草书恽寿平的题画诗，“烟扫乱草经秋绿，风竹寒声静夜闻。闲扫青溪一石磴，坐看霜树拂高云”，点按结体轻松自然，抄录了画家禅心悠然淡泊心境。草书“苍苍竹林寺，杳杳钟声晚。荷笠带斜阳，青山独归远”，镜心内枯笔穿插离合，纵肆奔放，追摩的是唐代诗人刘长卿送别灵澈上人的真挚情谊。隶书“云雾润蒸华不注，波涛声震大明湖”，来自赵孟頫咏趵突泉诗，结体以飞白写就，圆浑淳厚，端庄肃穆。隶书“人间有味是清欢”，走笔超逸优游，情驰神纵，表现了一代文豪苏东坡的“清”之妙境。

书艺重乎情，情动于中，乃能厚积薄发。王凤胜先生秉持新时代文艺家的责任与使命，以文化担当与生命情怀为其笔墨的精神内蕴，在书写中尚意抒情，兼具经典印记与时代风格，体现了当代书艺的审美境界。今凤胜先生的书法作品得以集结展示，是以记之。

□肖复兴

一

天坛月季园前的藤萝架下，四季都有人坐在那里聊天，大多是北京人。我也常去那里。

那天中午，我走到藤萝架下，看见两个女人面对面坐着，中间放着好几个饭盒，里面有素什锦、火腿肠、小肚、鹌鹑蛋，还有切好的水果块，两人正边吃边聊。这样的情景，在这里常见。特别是秋高气爽的好天气，四周月季花香和青草气息缭绕，比自己一个人闷在家里吃得美。

我坐在她们对面，掏出了画本。她们只顾着又吃又说，根本没注意我在画她们。看模样和装扮，她们也就五十多岁。

一个女人对另一个女人说：“你这双皮鞋挺好看的！”

那个女人答道：“哪里好看？式样都老了，十多年前的式样呢！”

“今年又流行回来了呢！”听她们说，我才注意到女人的皮鞋，驼色，软皮面，小方跟，船形，鞋尖有精致的装饰，确实挺好看的。

“而且，一看就是名牌！”那个女人又说。

“名牌倒是名牌，你眼可真够尖的！”

“以前怎么没见你穿过呀？”

“别提了。十多年前，我去美国看孩子，孩子送我这双皮鞋，我穿着有点大，回来就给我妹妹了，她比我个儿高，脚丫子也大点儿。她一穿，正合适。”

“那怎么又穿回你脚上来了？”

这也是我的疑问。

“谁知道呢？前些日子我过生日，她把这双鞋又送回给我，说这么好的鞋，她也没处穿，早早下了岗，哪儿也不去，天天在家里当老妈子，伺候老的小的……‘还是你穿吧，你爱臭美！’你看，这话说的！我一直到现在都弄不明白我妹妹是怎么想的，都过去十多年了，非得把鞋还给我，哪有把自己穿过的鞋又还给别人的？”

两个女人面面相觑，不再说话，冷不丁瞅了我一眼，看我拿着画本，穿名牌鞋的女人气哼哼地冲我甩出一句：画我们呢？

二

还是中午，还是藤萝架下。寒露节气一到，一场秋雨过后，天彻底凉快了。

“可凉快了，你说今年夏天真是邪性了，怎么那么热！这么多年，都没见过！”坐在我旁边的一位五十多岁的男人，对另一个和他年龄差不多的男人这样说。

“可不是！要不怎么一夏天都没见着你的面，咱们中学同学四十年聚会，你都没来！跑哪儿避暑去了？”

“还避暑呢！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我儿子离婚了。”

“你儿子离婚了，还碍着你出来了？”

“这就是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了！儿子离婚，扒了一层皮，我跟着也给扒了一层皮！”

“怎么？你跟着也离了婚？前仆后继？”

“那我打擦？”

“那是怎么一回事？你一直也不说！憋在肚子里不好，说出来，起码能宽宽心！”

“儿子离婚，得赔人家女方一笔钱！你说他上哪儿弄钱去？他自己开着一个小小公司，到现在半死不活的，还欠着一屁股外债呢！我媳妇天天哭，骂完了儿子骂儿媳妇。有什么用？我对我媳妇说，



【人生边上】

天坛偶拾

把咱们的房子卖了，帮儿子一把吧！”

“啊，把房子卖了，你住哪儿去啊？”

“换间小点儿的呗，剩下的钱，给儿子填窟窿！”

“现在搬哪儿去了？什么时候我去看看，顺便安慰安慰嫂子！”

“你别去了，屋子太小，太寒酸！你嫂子，也没法儿安慰，天天冲我埋怨，嫌我没本事，说人家的日子越过越兴旺，我们的日子越过越憋屈。然后又骂完儿子骂媳妇！见着儿子就问他到底为什么离婚的，还赔人家那么多钱！你说，问清了有什么用？”

他的嗓门越来越大，那个男人连连点头，一边说着“是，是”，一边示意他小点声。

都有一颗红亮的心，都有一本难念的经。我忽然想起这句话，这是我们那个年代流行的话。我差点说出了声。

三

霜降一过，秋风中，有了瑟瑟凉意。今年秋天，天气有点怪，前暖后凉，下了一场雨，又刮了两天大风，藤萝架对面银杏树的叶子，没有去年那么金黄耀眼，且落叶很多，枝上有些凋零。

还是中午，这天天气有些凉，但到了中午时分，这里还是坐着好几个白头发的老头儿，老太太，认识不认识的，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地闲聊。

这时候，从月季园里走过来一个老头儿，看岁数也就七十刚过。

立刻，坐在我旁边的一个老头儿挥着手，大声冲他打着招呼：哟！稀客，稀客，少见啊！

这老头儿摇摇头，没说话，慢腾腾走到那老头儿面前，在他身边坐了下来。

“有日子没瞅见您了。”

“瞎！别提啦！”

“怎么啦，出什么事儿了吗？”

“老伴走了。”

“哟！这话儿怎么说的，什么时候的事儿呀？”

“今年四月。”

那老头儿愣了一下，半天没说话。

四月的时候，藤萝开花，紫嘟嘟缀满白色的架子，是最漂亮的时候。天坛里，这样的藤萝架有好几个，唯独这里的藤萝花开得最旺。

“这不，她冷不丁这么一走，我就趴了窝啦！”

“您病了？”

“可不是怎么着？要不怎么说是黄鼠狼单咬病鸭子呢！”

“现在好利索了吧？”

“好了，这不又来了，又见到您老啦！要不还真见不着了！”

“难得！难得！”

“跟您说心里话呀，躺在病床上，我就想，人这一辈子，不知道什么时候老天爷就叫你走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又放你一马！”

“是啊，咱们这么大岁数，能见一回是一回喽！”

我在旁边听着，忍不住插嘴：看您二位说的，你们才多大岁数呀！

俩老头儿冲我摆摆手，一个说：“不在岁数，在病！”一个说：“没病还好说，有病就说不准了！”

回到家，我想起曾经抄过郁达夫的一联诗：“明知世乱天难问，终觉离多会渐稀。”相会渐稀，对于郁达夫那一代是生逢乱世，对于我们这一代老人是无法预测病魔来袭，三年疫情更是如此。

都是命运的无常。明知也好，终觉也罢，都得面对。这便是人生。